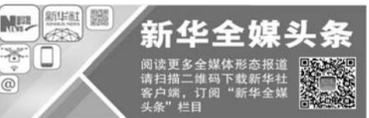


荒漠化治理的“中国智慧”



新华社银川6月21日电(记者赵倩、卢鹰、曹江涛)地处腾格里沙漠南缘的沙坡头,因沙丘高度超百米而得名。半个世纪以来,这里因包兰铁路、麦草方格、“五带一体”而成为中国规模化、工程化治沙的起点,并由此开始向世界输出中国治沙技术。如今,面对中国乃至全球面临的荒漠化威胁,置身沙坡头的治沙力量依然在攻坚克难,为这道全球“生态难题”找寻答案。

治沙“魔方”成致富“良方”

绵延的腾格里沙漠一望无际,在位于宁夏、内蒙古交界处的长流水沙治项目区,每天都有上千亩的流动沙丘被草方格紧紧锁住。女人们将麦草均匀地铺在沙子上,男人们拎起铁锹把麦草扎进去。“从麦草的中间扎下去,入沙10公分,露出30公分左右。草扎直立,横竖成行,间距1米。”郑自华向记者描述着技术要领,手中铁锹移动的频率丝毫没有被打乱。50岁的郑自华家住中卫市沙坡头区黑林村,离项目区不算远,其他扎草方格的人多数也都来自这个村。村民们告诉记者,20世纪50年代修包兰铁路时,村里人就开始在铁路周围扎草方格了,技术也就这样一辈辈传了下来。扎草方格,是技术活,更是辛苦活。为了防晒,女人们将头脸包裹严实,而男人们一般就戴个草帽。午休时间村民会用4根木棍、一个床单和几个沙袋搭起个简易帐篷,供短暂的吃饭休息。

黑林村党支部书记房生文说,扎草方格已经成为村里的主要劳务形式之一,特别是近几年附近一些污染的厂子被关停后,加入扎草方格队伍的人更多了。“黑林村人的草方格技术已经远近闻名了,目前有200多人以扎草方格为主业,范围也从中卫扩大到内蒙古、新疆、陕西等地,人均年收入有六七万元。”

据中卫市林业生态建设局下属的中卫市治沙林场副场长唐希明介绍,长流水沙治项目区从2013年开始建设,规划扎设草方格42万亩,目前已完成36万亩,高峰期每天同时能有800多人在扎。

因扎草方格需要,过去农民收割完庄稼后废弃的麦草、稻草也成“宝贝”了。“以前雇机器收割小麦要给别人钱,现在不但有人免费过来帮我们收割,每亩还要支付二三十元的麦草钱。”郑自华说。记者驱车沿着长流水沙治项目区行驶发现,前几年扎设的草方格已经或正在褪去,取而代之的是生长起来的柠条、沙棘、花棒等沙生植物,它们正成为固定流沙的新生力量。

向世界输出“中国智慧”

“包兰铁路从银川到兰州的一段,要经过腾格里沙漠,其间沙坡头一带,风沙特别厉害。那里沙多风大,一次大风沙就可以把铁路淹没。”这是我国著名科学家竺可桢在《向沙漠进军》一



▲一位工人抱着麦草行走在腾格里沙漠中(6月11日摄)。新华社记者卢鹰摄

文中所提到的沙坡头和包兰铁路。

草方格沙障,正是因包兰铁路而被创造。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贯通西北和华北之间的铁路大通道,国家决定修建包兰铁路。然而,铁路在中卫需要6次穿越腾格里沙漠,长度达44公里,其中沙坡头段全为高度达百米的格状流动沙丘。

在沙漠修建铁路,当时并无成功的国际先例可借鉴。为了攻克固沙难题,多方力量在沙坡头集结。1955年,中科院最早建立的野外综合观察研究站——沙坡头沙漠研究试验站建立;1956年,全国首个专业性治沙林场——中卫固沙林场成立。

经过无数次的失败和摸索,在科研人员、林场工人和当地群众的共同努力下,草方格沙障成为铁路通车初期的主要固沙方式。

据中卫市固沙林场副场长部长永贵介绍,运营初期,沙坡头地区一年超过300天刮风沙,风助沙势,流沙压埋铁路致火车中断的情况时有发生。据记载,铁路通车后不到一年时间内,因路基积沙造成铁路中断11次。这一现象直到20世纪80年代“五带一体”防风固沙体系形成,才彻底解决。

1977年,联合国荒漠化大会在内罗毕召开。作为中国治沙经验的沙坡头麦草方格,获得

国外专家一致认可,并成为最早向世界输出的中国治沙方案。此后,一批批国际沙漠化治理培训班、国外专家来沙坡头实地考察治沙经验。中科院沙坡头沙漠研究试验站副站长张志山说,多年实践证明,麦草方格目前仍然是最便捷、环保、低廉的固沙模式,也为后期植物固沙提供了基础。沙坡头沙漠试验站通过长期生态学监测研究证实,在中国北方沙区通过人工植被建设实现区域生态恢复是可行的,这为全球干旱区沙害治理提供了范式。

荒漠化治理路仍漫漫

以麦草方格为基础的治沙模式,在守护包兰铁路畅通的同时,也阻挡了风沙向城市侵袭,大大改善了城市生态环境。据中卫市政府介绍,近些年,通过扎设麦草方格等防风治沙措施,已在腾格里沙漠边缘扎设草方格15.5万亩、营造灌木林14.5万亩、封禁保护15万亩,在北部沙漠边缘建起了60公里的防风固沙林带,基本上控制了沙害侵袭。

铁路保住了,城市安全了,但中国乃至世界的荒漠化威胁依然存在。因此,置身沙坡头的治沙力量关于荒漠化防治的研究也从未停止。

中国是世界上荒漠化面积最大、受风沙

危害严重的国家。全国有荒漠化土地261.16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27.2%;沙化土地172.12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17.9%。2015年中央出台的《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出,到2020年中国50%可治理的沙化土地要得到有效治理。

张志山说,到目前,全国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连续三个监测期保持“双减少”,但是治理效果,即人工植被固沙效益及其稳定可持续的维持,依然面临巨大的挑战。

“比如一些地区人工固沙植被大面积退化和死亡,跟植物种类选择、种植规模、密度不合理有关系。”他说,干旱沙区的水量平衡对荒漠化治理至关重要,因此“干旱沙区水量平衡与生态水文学研究”也一直是试验站的研究重点。

在中科院沙坡头沙漠研究试验站的一块试验区,记者看到了正在模拟中国北方不同气候带沙区水量平衡的自动监测系统。

“通过模拟不同气候带降水和地下水水位,连续精确监测植被土壤系统中降水入渗、地下水补给、土壤水动态、蒸发散、植物生长等过程,实现北方沙区水量平衡的模拟集成研究,这有助于将来更加精细化地治理沙漠。”张志山说。

新华视点

新华社杭州6月21日电(记者方列)售价百余元一盒的降糖保健食品,成本其实不超过两元,开始服用时降糖“效果”很明显,是因为非法添加了格列本脲等西药成分,长期大量服用会损害肝、肾功能甚至死亡。

浙江台州警方近期侦破一起特大制售假降糖保健食品案,摧毁了一个集原料采购、制作、包装、分级销售的全产业链犯罪团伙,扣押非法添加西药成分的降糖保健食品10万余盒,查证已售出有毒有害降糖保健食品4200余万盒,涉案金额高达16亿元。

粉碎的药粉随意放桶里,掺淀粉直接用手抓

犯罪嫌疑人李某是这条地下产业链的源头供货端。因家人多在医药公司工作,李某想到通过医药公司批发西药转卖赚钱的主意。在没有许可证和执照的情况下,她挂靠到一家药品批发公司,购买到格列本脲、二甲双胍、硝苯地平西药,并通过微信销售这些西药。

安徽亳州人李某是李某的主要买家之一。今年47岁的李某曾因销售假药获刑,刑满释放后重拾“老本行”。2016年5月,李某到内蒙古参加药交会,发现很多人做保健食品原料买卖。“我在药交会上发名片,说有做保健食品的格列本脲和二甲双胍等西药粉。”李某说。

李某以市场批发价从李某某处买到西药后,并没有将其立即销售,而是把收到的西药片拆开,用粉碎机打成粉末,再加入淀粉稀释做成西药粉。“作业的环境很差,加淀粉直接用手抓,没有任何卫生措施,家里、仓库里放的都有粉碎机,粉碎完的药粉直接放在地上的桶里。”办案民警回忆现场情况时说。

李某把这些药粉以800元一公斤的价格通过邮寄卖给其下家、37岁的河南商丘人刘某。刘某经过加工,最终将这些药粉包装成各种不同品牌的降糖保健食品,通过各地的经销商卖到了全国。据办案人员介绍,曾有患者服用后称血糖不降反升,通过层层反馈,李某在原料药粉中提高了西药比例,以增强药效。

据了解,此类违规添加格列本脲等西药成分的保健食品,往往在短时间内有明显效果。但由于非法添加的西药成分未经科学配比,存在很大安全隐患。如长期大量服用,可能导致低血糖,损害肝、肾功能,甚至导致死亡。

一种药粉多种包装,多级分销卖往全国

据了解,这一有毒、有害保健品在全国多地销售,它是如何从一个简陋的小作坊跨省流通的?

警方介绍,刘某购买了相关设备并印制名片,在郑州的药交会上发给客户,声称自己做保健食品代加工。2016年9月,有经销商提供多种降血糖保健食品的包装盒,让刘某照样子做产品。刘某把从李某某处买来的原料药粉灌装进胶囊,包装成成品卖给经销商。

刘某供称,他做过基因口服胰岛素二代、仁合胰宝、糖必平、化糖通脉等多种降糖保健食品,“这些东西里面的配方配料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包装不一样”。

刘某发货不走快递,直接找货车司机送到经销商处,与买家现金交易。刘某将这些假降糖保健食品销售给全国各地的一级经销商,再由他们进行二级、三级销售。据查,刘某两年内累计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4200余万盒,涉案金额16亿余元。

郑州人杨某伙同李某“下单”买假降糖保健食品的经销商之一。2016年7月初开始,杨某伙同其妻孙某以及朱某等人从李某某处购得已完整包装的非法添加西药成分的基因口服胰岛素二代等数十种保健食品,在河南台前、新郑以及山东阳谷等地流动作案,将这些假保健食品销售给二、三级经销商。

处方药流入非法交易市场,犯罪嫌疑人冒用他人身份信息

在相关网络销售平台治理部门的协助下,警方斩断了这条假降糖保健食品产销链,抓获14名犯罪嫌疑人,捣毁非法生产窝点4处,扣押西药原料72箱共1吨、尚未销售的成品非法添加西药成分的降糖保健食品120余箱等。

办案民警徐方华介绍,这些不同包装的假降糖保健食品所含物质基本相同,因每粒胶囊掺入的西药含量不同,成本也不同。一般每盒成本一两块钱,到一级经销商卖40多元,二级经销商80多元,三级经销商售价高达100多元。

值得关注的是,在本案中,一些药品销售部门的监管漏洞导致大批处方药流入非法交易市场。药品原料供应商李某明知去医药公司批发西药需要营业执照、药品经营许可证等证件,但她都没有,便联系上河南一家有备案的药品销售公司,使用对方寄来的相关证件的复印件,轻易地从医药公司的销售员处买到了大量西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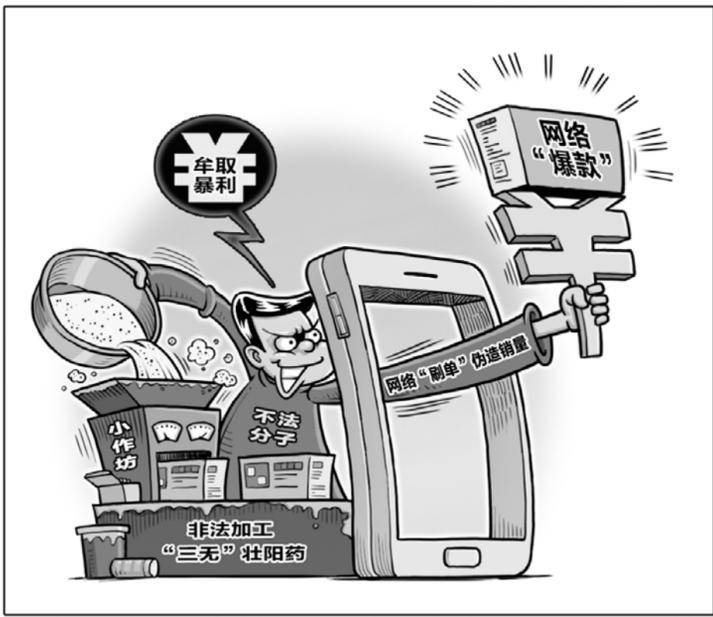
办案民警介绍,由于犯罪嫌疑人频频冒用他人身份信息,给警方的工作带来一定难度。例如本案中的销售商杨某反侦察意识极强,他使用的微信号是从网上购买的,手机号是网络电话,租房、办理银行卡也从不用本人身份证,收货的仓库位于其租住小区对面的地下停车场,货车送货每次直接送到地下。杨某还利用其表弟辛某系郑州某快递公司快递员的身份便利,发货时从不登记身份证,不留真实姓名。

药品流通领域人士建议,医药销售企业要加大对下游经销商的管理,防止出现挂靠等行为,同时应对所销售药品的去向进行追踪,防止药品流入不法商贩手中。办案民警表示,当前各个部门、已经加大对各类假保健食品的查处力度,当务之急是要规范保健食品的生产和销售渠道,积极利用各类网络销售平台的大数据功能,增强对此类违法犯罪活动的监控能力。

非法添加成分可致人死亡,售出四千余万盒,案值达十六亿元

你以为“消失”了的,其实正全新回归

说说当年“爆款”的前世今生



“爆款” 新华社发 程硕 作

当年曾引来班里无数羡慕的目光,如今的孩子却连见都没见过了。

世界变化太快,“爆款”渐成回忆

40年来,我们的衣食住行发生了巨变。“提起百雀羚,那小圆铁盒散发着一股抹不去的记忆。”上海市民刘女士说,正是使用百雀羚这样的老字号国产护肤品,让很多国人第一次有了护肤的概念。然而,随着大量洋

品牌的进入,有段时间百雀羚等老国货已渐渐衰落。

中国剪刀史上,素有“北有王麻子,南有张小泉”的说法。北京王麻子剪刀以质量好、服务佳而远近闻名,最红火时,在剪刀市场曾占据半壁江山。2003年,拥有352年历史的王麻子剪刀却因经营不善停产。“以往家里裁剪衣服都用王麻子剪刀,好用还不贵,令人怀念。”许秀霞说。白底色配红色条纹——中国回力鞋,曾

新华社北京6月21日电(记者高亢、有之妍)大哥大、BP机、铝制饭盒……曾经风靡一时的“爆款”商品,见证了生活的日新月异。北冰洋汽水、回力运动鞋、永久自行车……原以为已经“消失”的国民品牌,其实正以全新方式回归。40年弹指一挥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产品迭代更新的背后,不变的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曾经风靡一时,如今消失无踪

“滴、滴、滴滴滴”……这是回响在一个时代的通信记忆。出生于1940年的管纯明,是上海电信最早一代的电报机员。上世纪70年代,国内电报业开始发展,高峰时仅上海电信公众电报一天的交换量就突破20万份。“管纯明回忆道,“80年代末,有线电话出现后,电报机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随着大哥大、BP机等新型通讯设备步入寻常百姓家,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越发紧密和快捷。

“到公用电话亭,给寻呼台打电话,发到家人BP机上一条信息或一行数字代码,曾经是一件很时髦的事。”长春市民李鹏飞回忆道,BP机刚推出时,信息以数字形式接收。

2000年后,手机和智能手机的出现,不仅让电话、BP机和MP3随身听等产品走向衰落,同时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习惯。

“以前隔三岔五就去照相馆拍照,那时黑白照片还会裁出花边,插在相册里或摆满书架。现在很少能找到冲洗胶卷的地方了,照相都用数码相机或手机,直接存在电脑里。”北京市民许秀霞说,不但相机胶卷成了历史,家里以前的飞人牌缝纫机、有线电话、录像机和DVD等都成了收藏品。

“小时候,每天清晨背着书包,带着绿色军用水壶和铝制饭盒,开开心心骑着凤凰自行车就上学去了。”哈尔滨市民田萌说,这套“装备”